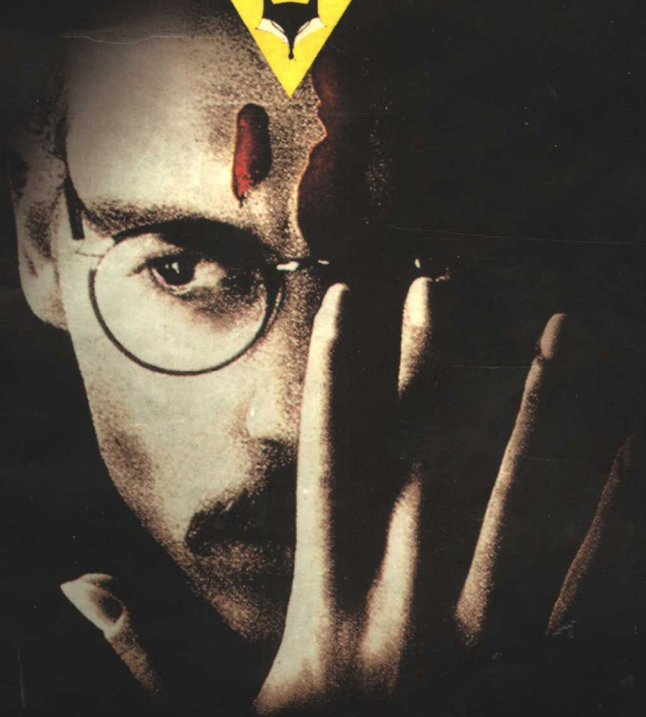


夺命隐私

魏晓霞 著



黑狐·恐怖体验系列
②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70752



黑狐·恐怖体验系列②

夺命隐私

魏晓霞 著



作家出版社

SBT73/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夺命隐私/魏晓霞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8

(黑狐恐怖体验系列)

ISBN 7-5063-2398-2

I. 夺… II. 魏…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8403 号

夺命隐私

作者: 魏晓霞

责任编辑: 王宝生 陈晓帆

装帧设计: 乔少桦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50 千

印张: 7.25

插页: 2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398-2/I·2382

定价: 1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提要

北京一个美丽宜人的花园小区，突发一桩恶性杀人案，一个无头女孩儿的尸体被抛在了清晨的鲜花丛中。牙科医生陶兰发现了这一可怕的场面，没料到这桩杀人案竟意外地引发了自己家庭内部暗藏已久的危机。从此，一个表面温情脉脉的家庭陷入了互相猜忌的怪圈，迅速走向崩溃的边缘。在变态男孩小林策划的另一场阴谋的推波助澜之下，无辜的陶兰在苦苦挣扎之后，终于未能幸免地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可悲结局。

杀人肢解案告破，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身心的巨大影响，是这个悲剧的主要根源。

故事告诉我们：一种神秘的力量早晚会残酷地撕碎假相，让你看到生活那令人战栗的另一付面孔，不管是否有勇气正视，任何人都终将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沉重的代价……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一只惨白的小手	4
第 二 章 奇怪的电话	17
第 三 章 噩梦开始	31
第 四 章 护城河边 不见不散	42
第 五 章 蛛丝马迹	56
第 六 章 红汗衫	68
第 七 章 鬼魅夏童	78
第 八 章 晨晨的发现	87
第 九 章 把他交给谁	100
第 十 章 同床异梦	108
第十一章 假戏真做	118
第十二章 幕后是谁的手	127
第十三章 窗口的秘密	141
第十四章 迷人的故事	150

第十五章	更可怕的情节	157
第十六章	神秘的背影	164
第十七章	小林的礼物	171
第十八章	证据消失了	181
第十九章	午夜来电	192
第二十章	最后一夜	203
尾 声		215
读者、网友、编辑说黑狐		220

引子

早晨。月晴小区。

中学生晨晨上学出了家门，刚骑上自行车，突然觉得身后有点
儿异样。

她回了回头，原来是她妈趴在窗口看着她呢。

嗨！有什么紧张的？不就是一个杀人案么？好像天塌了似的！

晨晨不屑地在心里埋怨了一句，紧蹬慢蹬，自行车终于钻进了
那条浓荫密布的小路。这时，她才觉得轻松自在多了……

听说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孩儿被人家杀了不算，还被肢解
了。抛尸现场今天一大早正好被她妈妈给撞见了，结果整个早上爸
妈的四只眼睛都在晨晨的身上死盯着不放，恨不得变成四只紧紧扯
住她不放手，好像下一个被杀的就是晨晨似的！

这不是么？她刚才出门的时候就像逃亡似的，有一种解脱了的
感觉，家里那如临大敌的气氛太让人窒息啦……



上午。口腔医院。

从今天清晨开始，陶兰就觉得如煎似熬、惶惶不可终日。

本来，作为女人，陶兰有两大骄傲，一是丈夫李大强，医学院副教授，一个事业有成、却对妻子恩爱不减当年的好男人；二是她的女儿晨晨，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的学习尖子，在家乖巧、在外懂事的好孩子。

是啊，有什么比丈夫疼爱、孩子争气更能让女人神清气爽、扬眉吐气的呢？

可是，情况却在一夜间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让她措手不及。

现在，陶兰心里七上八下，握着锥子的手却还在不由自主地从一个患者的牙床上抠一颗断牙的牙根。那颗坏牙早就酥了，抠一下，掉一块碎渣儿。

不一会儿，她的脸上就沁出汗水来。

自从干上这行，医院里的牙科患者就好像永远是排着长龙在候诊。陶兰真有点儿心力交瘁的感觉，她抹了一把额上的汗，简直想扔下手里的器械，一屁股坐下，耍赖不干了。

可是，她下意识地回过头，透过玻璃门，只见外面走廊的长椅上仍然坐着数不清的患者，他们有的愁眉苦脸，有的手捂脸腮，这会儿，也都在满怀期待地回望着她呢。

今天为什么不拉肚子，或出点儿什么毛病呢？要是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请假了。

晨晨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本来，她是最看不上有些家长对待孩子那种“贱样儿”的：每



天早早跑到学校大门口，只等放学的铃声一响，就立刻挺直累弯了的腰杆儿，堆出一脸灿烂的笑容，再伸出热乎乎的双手，把一颗“天下父母心”捧到孩子面前……

陶兰曾经非常不屑地对同事们发布宣言：“我绝不做那种糊涂家长，把孩子都惯出软骨症来了！”

可从今天早晨开始，陶兰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突然对已经十四岁、完全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晨晨十二分的不放心起来，恨不能把她含在嘴里才好。

她明白，这都是叫那个“无头女孩儿”闹的。

一只惨白 的小手

1

事儿出在今天清晨。

陶兰早早起床，洗了一把脸，就拎上一只保温桶，准备到小区中央服务区去买豆腐脑儿。

丈夫李大强爱好“这一口儿”，可是整个市场上只有这一家卖豆腐脑儿的，去得晚一点儿，就得排上半天长队。于是，隔三差五的，陶兰就得起一回大早。

整个楼道里静悄悄的，好像还没有人起床。

楼高六层，陶兰家住在五楼。她悄悄地往下走，正好跟住在四楼的秦师傅碰了个照面。

秦师傅吃力地端着一只大盆，胳膊上还挂着一堆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塑料袋。她个子不高，又胖墩墩的，如此披挂起来，整个人看上去活像一个摆在街道边的早点摊床。



“哟！您早。”陶兰压低了声音问候道。

“我这是没办法儿啊！可是您起这么早干吗？遛弯儿去呀？”

“哪儿啊？买豆腐脑儿啊！”

“嗨！您也忒早了点儿，这工夫，还都没摆出摊儿来呢！”

“可不是？您这才出来，我凑的哪门子热闹哇？”陶兰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秦师傅是小区服务公司的售货员，离婚后自己带着孩子生活，白天在商场里站柜台，早晨还自己摆了一个早点摊位，炸油饼儿卖。

按理说陶兰和秦师傅完全是两个层次的人，即使平时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完全正常。可是，陶兰对秦师傅印象深刻，因为她有个儿子叫小林，弹得一手好吉他，虽然是个落榜复读的学生，可是就因为有了这么个特长，晨晨这些小女孩儿都对他佩服得不得了。

小林是个个性特别的孩子，刚刚十九岁，就深沉得像四十九岁一样，老爱用一种捉摸不透的眼光探究人。

陶兰自己没有男孩儿，对人家的儿子就特别羡慕。平时见了小林，她总想找机会跟他多说话，可那孩子总是用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眼神儿看着她，弄得陶兰心里挺别扭。

陶兰虽然不大喜欢小林，可是这会儿想起他来，还是忍不住多嘴说了一句：

“哎哟，您往后可别这么干了，让儿子也帮帮您！孩子大了，能锻炼就得锻炼他们。”

“别提他了，天天上网到三更半夜的，还能起早来帮我？现在的孩子呀，指望不上！”



秦师傅的口气，让陶兰听不出她是埋怨还是夸耀。

一个单亲孩子也能跟别的孩子一样，拥有一部自己的电脑，每天上网，的确不易。陶兰对这个平时看上去有点儿拖泥带水的女人顿生敬意：

“那什么，要不这么着吧，我帮您拿点儿东西？”

“那哪儿成啊？谢了！您先遛早儿去，等会儿再去市场，保证晚了。”秦师傅急急忙忙就往楼下走，端着那么多东西，走起路来却脚下生风。

陶兰看着秦师傅那已经没了确切形状的腰身，心里颇为独居女人的艰难感慨了好一阵子。想了想自己的日子，心里禁不住十二分的满足起来。

一走进家门前那条林荫小路，陶兰就像往常一样，舒展了一下胸脯，连着深呼吸了几次，好像要把滋润的空气储存在胸腔里，然后再带到单位去，以便维持一天的好心情。

陶兰特别喜欢自己居住的这个月晴小区，尤其是浓浓绿荫下那些弯弯曲曲像迷宫一样的羊肠小径。

这个小区在北京是颇有点儿名气的。不仅因为它规模大，相当于一个城中之城；而且还因为它是个非常成熟的社区，里面服务设施齐全，交通又便利，生活在这里十分舒适。

而陶兰喜欢它的直接理由，则因为它是个“花园小区”，到处都绿草茵茵，一到了春天，草地上开满密密麻麻的玫瑰花和蔷薇花；一排排高大的槐树，挂着一串串粉白的小花朵，阵阵幽香袭来，十分怡人。平时在单位里跟同事们议论起居住环境、绿化面积，陶兰一直以此为荣。

所以，每天上下班进出小区，她都故意从树多的地方走，以便



放松一下紧张了一天的神经，呼吸一下那带着一股香甜味道的湿润的空气。

在北京这种地方，到处都干巴巴的，尘土飞扬，空气中缺少的就是那种柔软的水分，人在外面忙了一天，从心底里感到干渴……毫不夸张地说，只有走进了自己居住的小区，陶兰才觉得像干了一天的鱼儿，终于回到了水里。

这会儿，她边走边东张西望，起早遛弯儿和晨练的人们还稀稀拉拉的，没几个人影儿。看来今儿个自己起得是太早了点儿。

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陶兰不知怎么念头一转，就拐到那条平时没什么人走的小路上去了。

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为了让散步的人能在林子里多呆一会儿，那条小道特意在树林和草地上拐了几个弯儿，这就无形中拉长了路程。悠闲的人，可以随着那条小路，在浓密的林子里像走迷宫一样地绕啊，绕啊；而有事赶路的人是绝不往那个地方走的。

陶兰这会儿想多在林子里转转，时候还早，卖豆腐脑儿的说不定还没开张呢。

她放慢了脚步，小心地躲着路边花草上的露珠，不让它们弄湿了衣服和鞋，眼睛却在那些可爱的蔷薇花丛上留连不舍。

指甲大小的淡黄色花朵，开得密密麻麻，热热闹闹的，阵阵清香扑面。

陶兰觉得自己那渐渐被生活磨出了一层茧子的心，突然间变得柔软无比，就像一汪早晨的湖水一样。

走着走着，她的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住了。

她情不自禁地弯下腰，仔细去打量蔷薇枝头那些小黄花，花朵



虽小，花瓣却层层叠叠，构造十分完整，就像一个个微缩了的小玫瑰花一样，非常有趣儿。

唉，家里的阳台上要是能种点儿这种花儿，那该多好。李大强最喜欢养花了，可他养的那些所谓“名贵品种”，在陶兰看来，没有一种比得上这些可爱的蔷薇花。

她的眼光从花朵上慢慢移到花根部，心想，如果有新发出的小苗，挖一棵回去栽栽试试，说不定能栽活……

天啊，那是什么？

陶兰的心跳突然停止了，她看到了一个强烈地刺激着神经的东西，小小的，惨白惨白的，在花丛下明晃晃地刺痛了她的眼睛。

那分明是一只年轻白嫩的、女孩儿的手啊，染着淡淡的粉红色指甲油的手指，一个个尖尖的、细细的……那手就从蔷薇花的根部浓浓的绿叶丛中伸出来，一直伸到陶兰的脚下……

“啊……”陶兰像踩了蛇一样，猛地尖叫着，一下子跳了起来。

2

身边的人群是什么时候聚拢来的，陶兰竟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只记得自己刚才好像非常失态，她那失魂落魄的惊呼，吸引了附近散步的人们，只那么一会儿工夫，她已经被人群团团围住了。

“报警报警，快报警啊……”她听到有个老太太不知是急的，还是怕的，在她的耳朵后面“呼呼”地直喘粗气。

“对对对，快报警……”另一个老头儿附和着，可是脚步却一动不动也不动，只顾呆呆地看着那只白色的小手发愣，好像在猜测，那到底是一种什么稀有动物？



陶兰回了回头，窄窄的小路上已经水泄不通。她费了挺大的劲才算挤出一条缝儿，腿脚软软的，下意识地往家里走去。

她想，家里有电话，给110打个电话吧……

小区太大了，陶兰左绕右绕，还没等走到自己家的楼门口，就看到“110巡逻车”远远地开进了小区的大门口。她的心里觉得一块石头落到了地上，竟像一个受了欺负的孩子看见了亲人一样，激动得一个劲儿想哭。

可是这种时候，她怎么能一走了之呢？毕竟她是第一个发现了“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啊！

陶兰想起了这些平时只在电视里和小说里听到、看到过的专用词语，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自己竟和这些含义微妙的词儿发生了关系，一时间觉得恍若隔世。

她返回身，急急地往出事地点走，责任感和好奇心一齐在她身上起了作用。其实，她的潜意识里，是想看看那到底是谁家的女孩子，因为什么死在了那个地方，死得又是个什么样儿……

3

陶兰现在真是后悔啊，今天早晨，她压根儿就不该凑上去看那个热闹！要不是因为亲眼见到那个可怜的女孩儿死后的模样儿，她也不至于变得眼下这么神经兮兮的……

躺椅上的牙病患者那大大地张开着的红色的嘴，在陶兰的面前渐渐清晰起来，她猛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工作。于是，赶紧抹了一下额头的汗水，提醒自己说，快了快了，要稳住，千万别出错儿！

那患者似乎察觉到了医生的情绪有些不稳，他不安地在躺椅上



一个劲儿地扭动身体，嘴也张得忽大忽小，弄得陶兰不得不再停下手上的活儿，等着他恢复平静。

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往墙上的挂钟上溜了一下，又溜了一下：已经下午四点多多了，离晨晨放学只有一个小时了，而从医院到学校的路上，至少需要四十多分钟，得赶快把活儿做完，早点儿走。

她觉得自己今天必须得去接晨晨，否则，留在医院里也什么都干不下去……

“你放心走吧，这儿有我呢……”

陶兰被耳朵后面的声音吓了一跳，原来是大个子陈医生，不知他是偶然经过这里，还是特地上前打招呼，他关切地朝她低声耳语着。

平时喜欢向陶兰献殷勤的陈医生，性格大大咧咧的，给她的印象总是油嘴滑舌、半真半假的。没想到这个家伙，关键时刻还真有点男人的样子……她看见他大口罩上面的眼睛，向她送了一个秋波。

4

大街上的行人，从四点多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出来了。

今年北京的初夏，热得有点儿歇斯底里。不少单位一到了下午，就再也没人能老老实实在办公室里坐得住。

唉，谁都可以早早溜回家，可就是当医生的不行。挂号室把号都挂到明天去了，你说你干不干？陶兰又一次觉得自己选择职业的时候不够慎重。

好不容易把手头的事做完，陶兰刚走上大街，就明白今天的车



肯定是骑不快了，心里不由得一阵发毛。

昨天她就跟李大强商量，要给晨晨配一个BP机，这样，孩子在外边，就可以随时跟她联系，了解她的行踪。可是李大强说，一个中学生，佩带那玩意儿像什么？影响学习，也影响形象。

陶兰私下想，这当爸爸的，毕竟是个男人，没法儿理解当妈的心情。这种牵肠挂肚的感觉，一天到晚没了魂儿似的，简直要人命啊。

果然，在第一个路口就撞上了红灯。完了，撞上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然后，这一路上就别再想顺顺当当的了。

陶兰心里就像堵塞了的下水道一样，一股莫名的感觉一个劲儿往上涌来，老想打嗝，可是却又打不出来。热汗冒出来了，心中的火气在头上蒸腾着，整个人像原始森林里冒了烟的倒木一样，马上就要蹿出火苗儿来了。她不顾一切地往前挤过去，一不小心，自行车扶手就撞到了别人的手，她根本顾不得跟人家道声“对不起”。

有人在她后面开始骂骂咧咧了：“嘿！嘿！嘿！抢什么呢？”

“就是！现在买东西早就不定量、不凭票儿了，急什么您哪！”

接着是“哄”的一阵哂笑。

北京人的嘴“损”，是在全国出了名儿的。陶兰才不管他们说什么呢！只要能赶在学校放学前接到晨晨，就算万事大吉了。

好不容易等到绿灯亮了，陶兰拼命加速，直蹬得那车飞一样快，只觉得眼前发花，耳边生风。

5

花园里那女孩的样子又浮现在她眼前。今天早晨，等她返身回